

学习鲁迅杂文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

河北人民出版社

学习鲁迅杂文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石家庄

学习鲁迅杂文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3年1月第1版

197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

统一书号 3086·583 定价 0.11 元

目 录

关于鲁迅杂文.....	1
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	
——学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4
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 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学习《文学和出汗》	19
反对机会主义的战斗檄文	
——学习《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3
彻底揭穿资产阶级走狗文人的本质	
——学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29
写文章的规则 反对八股的武器	
——学习《答北斗杂志社问》	34
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 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学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9
高度的警惕性 敏锐的阶级眼光	
——学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43

关于鲁迅杂文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是用他那支锋利、泼辣的笔作武器，在文化战线上向内外敌人冲锋陷阵的。“五四”以后，在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文化生力军从各个方面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作为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一九一八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和“随感录”，自此“一发而不可收”，近二十年中创作了大量的包括各种体裁的作品。鲁迅的这些作品深刻地批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连同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剥削制度，有力地动摇着旧社会的根基，起到了“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在鲁迅的全部创作中，杂文的成就是尤为卓著的。它象“匕首”，象“投枪”，直刺敌人的心脏，使所有“屠伯”和“蛀虫”闻风丧胆，无一逃遁。鲁迅的杂文，以它特有的深刻思想和巨大战斗力，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史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宝贵的遗产。

杂文，或者杂感，一般是指艺术性、现实针对性都比较强的论说短文，如鲁迅所说的“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三闲集·序言》）那样的文章。但是鲁迅杂文的内涵要广泛得多。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对自己的杂文有一段说明：“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

鲁迅从在《新青年》杂志上写“随感录”起，到他写最末一篇杂文止，共历十八年。所写杂文分别收入如下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此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也收有一部分杂文。一生中创作这样多的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独一无二的。

鲁迅的杂文集，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那些所谓“志趣高超”的资产阶级走狗文人和机会主义者，全力“围剿”鲁迅杂文，恶意

地称鲁迅为“杂感家”，以示奚落。但是鲁迅始终不悔，坚持着杂文创作，在他的后期，杂文几乎成为他唯一的武器。鲁迅深切了解无产阶级文艺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作为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离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就谈不到为政治服务，失去了现在，同时也就失去了未来。鲁迅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正是为了“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以便更有效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鲁迅选择了杂文作为主要武器进行战斗，并且迎着“围剿”，始终不渝。关于这一点，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还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说明。在鲁迅看来，杂文能够“照见”“时事”，“描出”敌人的“或一形象”，而那些自视高明的作家们却不屑于此，鲁迅说，“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二）

由于鲁迅杂文与现实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和具有编年的

特点，“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鲁迅杂文不仅深刻地反映了鲁迅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而且深刻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程。鲁迅杂文是可以当作文化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历史来阅读的。

按照鲁迅思想发展的阶段，鲁迅杂文可以相应地以一九二七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杂文的创作年代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正是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五四”以后的鲁迅，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因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成为鲁迅前期杂文的显著特点。鲁迅前期杂文是针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特别是他们的走狗封建文人和买办文人的。这些走狗文人鼓吹封建、买办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竭力维护旧制度，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张目。因此，彻底批判这些走狗及其代表的反动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问题，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全面地从本质上批判了封建统治以及维护这种统治的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揭露了形形色色“复古派”和“国粹派”的本相。鲁迅指出，那些或先或后的主张复古和保存“国粹”的人们，一概是“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随感录（五十七）》），是“力保旧物”，这些“旧物”和“名教”，阻碍着人民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因此，“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鲁迅在他的著名杂文《灯下漫笔》中深刻指出，为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奴才走狗

们所竭力颂扬死命维护的所谓“中国”和“中国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和“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说：“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在这里发出的战斗号召，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是一致的。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鲁迅的杂文主要是揭露和批判“现代评论派”，胡适、陈西滢、徐志摩之流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这些人在“五四”时期曾经冒充“新思潮”的介绍者，但是不久就露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嘴脸。他们与复古派合流，既鼓吹洋奴文化，也提倡“整理国故”之类，并且公开站出来以“正人君子”的姿态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屠杀政策辩护，诽谤革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一些更带欺骗性，更凶恶的敌人。鲁迅着重围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女师大事件”和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以大量的笔墨，揭露他们的恶狗本相。鲁迅愤怒谴责段祺瑞政府的屠杀是“禽兽中所未曾见”，“人类中也极少有”的“残虐险狠的行为”，并且指出陈西滢之流企图用“墨写的谎说”来“掩盖血写的事实”，但是“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鲁迅的结论是：“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以上见《无花的蔷薇之二》）针对“三·一八”惨案后陈西滢无耻攻击学生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血腥屠杀，“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空谈》）。鲁迅旗帜鲜明地称流血牺牲的烈士为“真的猛士”，加以热情歌颂，歌颂

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而对陈西滢之类的“东西”们，则进行无情的鞭挞，把他们比作引着绵羊进屠场而自身并不被杀的“山羊”，

（《一点比喻》）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鲁迅又把他们比作既象狗又象猫、有一副“‘中庸之道’似的脸”的叭儿狗，而且指出这种狗“尤其可恨”，“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

鲁迅前期杂文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斗争的记录，记录着敌人的残暴和卑劣，记录着革命人民的英勇战斗，流血牺牲，记录着鲁迅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辉煌业绩。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迅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鲁迅的进化论的“妄想”和“思路”，已经彻底“破灭”和“轰毁”。在血的现实的教育下和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真正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由一个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鲁迅后期在上海的十年（1927——1936），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也是他的杂文创作最旺盛的时期。鲁迅后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行战斗。因而，他的后期杂文，比前期杂文更加深刻，更有战斗力，真正了解并中肯地分析了所论的矛盾，充分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毛主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在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政策，是鲁迅后期杂文的内容之一。鲁迅愤怒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揭露他们是制造“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的名目大量杀人，纯属无耻的以杀人为职业的“刽子手”。（《小杂感》）

一九三〇年以后，鲁迅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反革命军事“围剿”。鲁迅深刻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关于“安内攘外”的一套谬论是十足的卖国反共论，无非是做着“安内而不必攘外”之类的题目，继承清末统治者“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反革命事业，一面与帝国主义攀“一家子”，一面“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文章与题目》）在《战略关系》、《“友邦惊诧”论》中，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以种种借口和措施恭请敌人“深入”国土，而且斥责了帝国主义间瓜分中国的反动默契。鲁迅严正指出，“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并不惊诧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入”，他们的所谓“调停”，不过是“有赃大家分”的把戏。鲁迅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反共上的一致性：“国联”的帝国主义供给国民党反动派飞机在“腹地”轰炸，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在“边疆”轰炸，最后是“一前一后，同炸‘匪区’”。（《中国人的生命圈》、《“以夷制夷”》、《天上地下》）

鲁迅后期杂文最大的功绩之一，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使之一败涂地。“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

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鲁迅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工作者所发出的“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这些走狗文人，主要有早先的“正人君子”，北伐战争以后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月派”，如梁实秋之流，有纯系国民党文化特务的王平陵、朱应鹏等人组成的“民族主义文学”派，还有实际上是托派、叛徒的“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他们一律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或变相人性论，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运动，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文化“围剿”的得力工具。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者虽有主子和走狗之分，却同属“黑暗的动物”。鲁迅特别从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有力地批驳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鲁迅说，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所谓“永久不变的人性”，也决无所谓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文学，或者是“描写香汗”的文学，或者是“描写臭汗”的文学。“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而且文学家本身“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鲁迅并且拿他们自己来示众，进一步揭出他们所谓的“人性”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例如“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文章，“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仅看几句就可以看出“根本上是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而“自由

人”的所谓“自由”，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的“自由”；“第三种人”的所谓“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不过是将阶级的“偏向”“有意无意的遮掩起来”而已。（《文学和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推动了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对于无产阶级长期进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着深远的意义。

除此，属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组成部分的还有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用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鲁迅指出这种“帮闲文学”是“文学上的‘小摆设’”，“麻醉性的作品”，其特殊作用是“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说：“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鲁迅曾经在一封信中对这种“最末的手段”给以响亮的回答：“祇要我还活着，我总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的。”在上述文章和《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中，同样以这种革命的硬骨头精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种种卑劣手段，特别这“最末的手段”。鲁迅对这些“拿刀的文艺家”的卑劣和残暴表示了极度的愤

慨和蔑视，他说：“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也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

鲁迅后期杂文，不仅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檄文，也是反对各色机会主义的战斗檄文。鲁迅在他的后期杂文中严厉地批判了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政治骗子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剥开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的假面，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同时，粉碎了配合这种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鲁迅在一九三〇年发表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和《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批判了“左”倾空谈和宗派主义，从世界观上揭示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出他们是一些“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是“Salon的社会主义者”。这个批判的锋芒所向，包括当时窃取了“左联”领导的夏衍、阳翰笙之流。一九三一年周扬混入“左联”并窃据主要领导，“四条汉子”为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正式形成。这条黑线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对鲁迅进行了疯狂攻击。鲁迅象一支独立支持的大树，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与这些“蛀虫”们进行了斗争，迎击内外敌人的进攻。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花边文学·序言》、《答〈戏〉周刊编者信》等文章中，着重揭发他们化了装施放暗箭，背后给刀的卑劣伎俩，鲁迅愤怒指出：“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鲁迅与“四条汉子”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是一九三六年。这一年鲁迅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托洛斯

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大量文章，揭露他们炮制的“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鲁迅指出，所谓“国防文学”其实是宣扬“做自己人的奴隶好”，或者干脆把汉奸妓女“封为九天护国娘娘”的文学，这个口号，是地地道道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口号。鲁迅还指出，炮制这个口号的所谓“前进”和“革命”的作家们其实和托派是一丘之貉，是些“破落户的漂零子弟”，是些“人面东西”。鲁迅从他们“纳款、通敌”，“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等卑劣行径中，看清了其叛徒、内奸的本相，鲁迅说：“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在临终之前写的《死》一文中宣告，对这些阴谋家，对一切公开或暗藏的敌人决不妥协：“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这些文章里，鲁迅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四条汉子”和机会主义路线，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热烈的歌颂，表达了深切的爱和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歌颂，成为鲁迅后期杂文的根本特点，使鲁迅杂文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鲁迅杂文以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表明它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

鲁迅杂文不仅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战斗作用，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鲁迅杂文是今天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好教材。

鲁迅杂文中充分反映的鲁迅对毛主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热爱和忠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思想，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经验，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识别今天的各色敌人并与之作有效的斗争。鲁迅说：“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类型”也就是“典型”，具有普遍性。鲁迅在杂文中勾画了各色敌人的典型，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中一定政治集团的代表，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显微镜下的“脓汁”和“苍蝇”（《做“杂文”也不易》）。从鲁迅勾画的这些典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影子和一切阶级敌人的脸相。鲁迅深知“四条汉子”们两面派的鬼蜮伎俩和对革命的危害，他提醒人们必须特别注意而且“首先应该扫荡”这些“蛀虫”，他深刻揭露了这些反革命两面派的特征，例如“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等等，并且告诉我们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随便翻翻》）鲁迅杂文是识别和揭露反革命两面派、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锐利武器。鲁迅根据“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认识，提出了“打落水狗”的主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要求对敌人毫不妥协，毫不宽容，咬住不放，作“韧”的战斗。今天，我们在对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批判斗争中，要击中敌人的要害，置敌人于死地，必须学习鲁迅那样的战斗作风和分析方法，对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反动观点进行反复的深入的分析 和 批判，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说清问题，才能有效的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流毒，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鲁迅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说：“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伪自由书·后记》）鲁迅的希望和预见已经实现，已被证明，鲁迅的战斗精神和丰富经验，正在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杂文作了高度评价，曾经多次提倡读鲁迅杂文。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阅读鲁迅杂文，学习和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